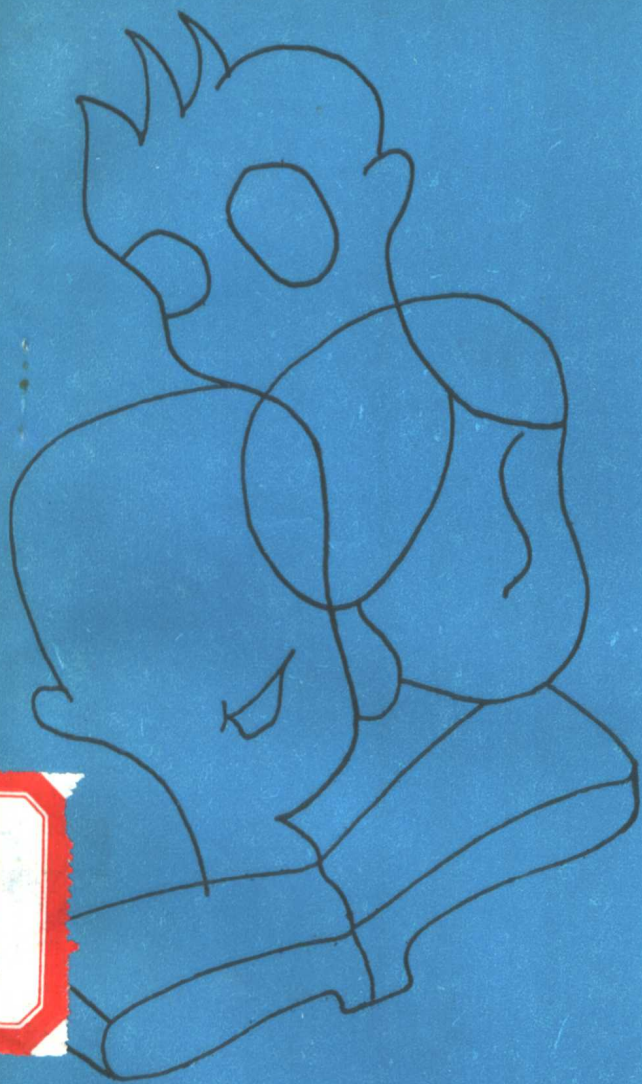


“难以管教”的少年教育随笔



〔苏〕安德列·叶夫根尼耶维奇·李奇科
杨乃均 彭琳

著译

“难以管教”的少年教育随笔

(苏) 安德列·叶夫根尼耶维奇·李奇科 著

杨乃均 彭琳 译

责任编辑 陈之定

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太平庄·北环西路10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交通部第一公路工程局印刷所排字印刷

宋庄装订厂装订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4.25 字数91,000

1986年12月第1版 1986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04,000册

统一书号: 7232.331 定价: 0.80元

内容简介

本书作者安·叶·李奇科是苏联著名的精神病学家，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功勋科学家、教授、医学博士、列宁格勒别赫捷列夫精神性神经病研究所副所长。根据他的倡议，苏联建立了一个新的医学部门——少年精神病学，出版了供这个专业的医生使用的第一本教科书，开设了第一个少年门诊所。这个新部门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仔细研究少年的犯规行为，分清哪些是病态现象，哪些是教育的缺陷所造成。

李奇科发表了130多种精神病学和医学心理学方面的科学著作。《“难以管教”的少年教育随笔》是一本关于少年时期性格形成问题的普及性读物。书中的一篇篇随笔叙述了少年时期性格形成中的种种困难，谈到要善于看到少年的长处和弱点。本书用同青年男女及其家长进行推心置腹谈话的形式写成。本书读者的范围很广，特别是儿童与少年的父母、中小学校的教师、班主任更值得阅读。

目 录

- (1) 前言
 - (5) 好动的小伙子
 - (20) 多愁善感的人
 - (33) 她比别人差吗?
 - (53) 他为什么鲁莽逞勇?
 - (60) 疑神疑鬼
 - (71) 不被了解也不了解别人
 - (88) 谨慎的自私自利者
 - (95) 寻求赞扬的人
 - (113) 追求享受
 - (123) 结束语
-

前 言

经常听到人们说，成年人同现在的少年很难相处。而现在的少年确实不象以往的少年了：大多数身材高大，成熟得早，文化程度高。可是，有些少年没有盖上加速发展的烙印，这些人便在同龄人中间感到有点不大舒服。

现在，同一年生并同时入学的少年，身体发育上的差别是太明显了。在低年级还感觉不出来，而到了八年级，就可以看到课堂里坐着的有的几乎是大人了，有的则完全是孩子。

就是那些成熟得早的少年也有不少问题。身体发育早，甚至智力开发得早（他们什么都知道！）和尚未泯灭的儿童兴趣有时离奇地结合在一起。而且，象尽天职的感觉、责任心、自我克制、伦理道德规范、善于控制自己的愿望、考虑别人利益等这些属于心理学范畴的东西往往成熟得特别慢。身材象成年人，而头脑还是孩子，这样生活也不容易。

其实，过渡的年龄总是被看作困难的时期。有些人觉得下面这种说法完全合乎现实：“现在青年喜欢奢侈。他们举止不文明。他们蔑视权威，他们不尊重长者。他们在应当工作的时候聊大天。长者进门时，青年人不起立……他们和父母闹矛盾，在社交场合说空话，吃饭时狼吞虎咽，架起二

郎腿，虐待父母。”

这些话是哲学家苏格拉底在谈论古代雅典青年时说的，至今已经两千多年了。但是在我们的时代，一些人觉得这些话是不容置辩地正确的，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是长者们对“讨厌的”青年人的完全现代化的唠叨。

在加速发展的时代，在同年龄组的少年身体发育不一样的情况下，少年时期所固有的特点表现得特别明显。这些特点首先是渴望独立自主，摆脱成年人的监护和监督，渴望和同龄人结伴，各种通常是赶时髦的爱好，以及过早出现的强烈的性欲。

还有一种因素加深了我们这个蓬勃发展的时代里过渡的年龄期的复杂性。现在一切都在急剧变化——从生活方式，衣服，流行的娱乐，直到职业培训的体制都在变，现在差不多每天都出现从前不知道的新的专业，现在各种各样的信息象狂潮一样压向还没巩固的理智——在这种情况下进入成年人的独立生活、弄清自己的愿望和能力要困难得多。

所以，谈到“困难的年龄”和“难以管教的少年”时，应当记住，他们不仅对成年人来说是难以管教的。在这些年代，少年们自己有时也很难过。

自古至今，长辈都认为教育孩子是自己的责任。在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在发达的社会主义时代，正在成长的一代成了社会的主要关怀对象。社会空前重视对少年的培养教育、职业培训、身体发育和锻炼、进行理想和社会主义社会精神财富的教育，为此花费了很大的一部分国民收入。教育成为不仅是家庭、而且是整个苏维埃社会关心的事，它成了学校、共青团和许多其他主管培养接班人的机关团体的共同事

业。这些努力没有白费。绝大多数的少年平安地渡过了困难年龄期的各种“暗礁”和“浅滩”。但是有的人还是出了轨。

我是一个精神病医生，由于职业关系，有机会同有问题孩子打交道，他们的越轨行为在旁人看来是太不一般了，或者，他们的性格形成发生了那么大的偏差，以至使人怀疑他们是否正常。少年所固有的特点、长辈的错误、以及克服已经产生的困难的办法，也许通过类似的在某种意义上是极端的例子表现得特别明显。

少年时期是性格形成的时期。正是在这个时期环境的影响、周围人们的影响有很大作用。可以说，少年的性格象熔化了了的金属，用它可以铸成各种不同的形状。过了这段时间，长大成人了，这金属冷却了——再要改变性格就困难了。

那末有没有遗传性？毫无疑问，每个人的性格中都有遗传的因素。但只有一些素质在很大程度上是遗传的。这些素质中什么东西能开花结果，什么东西连芽都不发，都取决于生活条件、环境和教育。

少年的行为是他性格形成的复杂过程的外部表现。严重的越轨行为往往是和性格形成过程中的偏差有关。但是这些偏差根本不一定是不正常的，病态的，病理的。不过是在少年时期还没有被生活经验所磨灭的一些性格特点表现得过于明显罢了。

根据天性和教育在少年时期性格特点方面所起的作用不同，可以把少年分成若干类。他们之中的每一类都有自己的长处和弱点。如果对生活中的痛苦，不利的周围环境或者不正确的教育，不象一把钥匙开一把锁那样去接近性格特点的薄弱环节，那末性格的形成就可能被毁坏。在这种条件下成

长起来的人，是别人不能忍受的，他自己也很不好过。而在另一种环境里，那里一切都有利于加强性格中的好的方面并宽恕由于受到太大的打击而产生的缺点，这就造成了一切条件来发展完全和谐的个性。

举例说明上面所说的一切就是这些随笔的目的。每一篇随笔的主人公都是一种类型的少年的综合形象。书中叙述的一切都是实有其事的，但不是某一个人的事，而是几个相似的人的事。少年读者可以看到这些主人公中的某人象自己，而父母们可以看到——象自己的儿子或女儿。看到了就意味着懂得了性格的长处和缺点。懂了以后，可以试着改正某些缺点。这里不可能有对所有人都适用的现成的药方。每个人都走自己的路。

我希望这本书能推动少年和他们的父母去思考问题，进行开诚布公的谈话，作出共同的决定。

好动的小伙子

格里什卡^①从小就很不安分。还在他上幼儿园的时候，奶奶和母亲就经常听到幼儿园阿姨们告他的状。不错，要问他究竟干了些什么坏事，阿姨们倒也说不出什么要紧的东西来。他太爱闹了，到处惹事。他不肯两个人一排地排着队走。午饭后在床上跳来跳去不睡觉。散步时捉一个大甲虫带回寝室，扰乱午休。他吓唬一个小女孩，她很怕狗，他从她背后跳过来，抓住她的腿，学狗叫。

家里轻描淡写地说过他几次。奶奶说：“是个活泼孩子”。晚上在家里他诚心诚意地保证要做听话的孩子，白天到幼儿园就把他的保证忘了。阿姨们抱怨说：“主要是他的主意太大了！”

真的，他还不满五岁时，和奶奶到公园里散步时走散了，他没有哭，自己走回家。他走到了交通繁忙的马路边上，马上就明白，他自己不能穿越马路。他向一个过路的军人求助，他说：“我的奶奶不见了。请把我带到马路对面去！”人家当然不仅领他过了马路，而且还把他送到了家。

^① 格里什卡是格里戈利的别称，格里沙是小名，格里申卡是爱称，都是这个男孩的名字。

第二年他和母亲到乡下去度夏。在乡下他死乞白赖地跟着大孩子们玩，而且未经许可就走到很远的村庄去。只是在晚上很晚的时候，母亲才在离家五公里左右的一个村庄里找到了他。类似这样的擅自外出，在他小时候出现过多次。而且这一切对他自己来说好象是不知不觉地发生的。

他上学经历的道路也不是笔直的。在低年级，他的女教师是一个好心肠的老太太，对他很宽容，只是和气地数说几句：“别跳起来！别转来转去！别胡说八道！”他很难在教室里坐得住，特别是在没有生动活泼的活动的时候。女教师心里感到，一秒钟也不能让他无事可做，应当给他多一些活动机会，所以女教师老是委托他时而给同学们发作业本，时而收作业本，有时拿来点东西，拿走点东西，帮助谁做点事等。

格里什卡四年级时发生了麻烦，因为他和几个老师的关系太不一样了。

俄语语文教师是一个独身的妇女，嘴唇老是瘪着，他和她几乎一见面就产生了暗中的相互敌视的态度。两分^①接二连三地落到格里什卡身上。有的是该得的，也有的是（在格里什卡看来）不该得的。

格里什卡尊敬数学教师。数学老师认为格里什卡是有天分的，但没有耐心苦干的精神，格里什卡也明白，老师的看法是对的。格里什卡不但在他容易学好的数学课和物理课上表现突出，有时他回答别的功课也好得很，以至全班都屏息谛听。例如，当他叙述克里米亚战争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时，就是这样。他随着父母到过塞瓦斯托波尔，在这以后，

^① 苏联学校实行四级分制记分法，五分为优，四分为良，三分为及格，两分是不及格。

马拉霍夫高岗、巴拉克拉夫海湾、海军上将纳希莫夫和水兵柯什卡对他来说就不再是书本上的概念了。他善于把了解到的和看到的一切叙述得有声有色。有一次他到熟人家里作客，弄到一本色彩鲜艳的画册《输血的历史》。几天以后在解剖学课上他被提问的正好是关于血的问题。他对解剖学并不特别喜爱，这时却出乎大家意外地回答得很出色。

同学们喜欢他，因为他性情开朗，大胆、直爽、天真、机智、灵敏。“好动的小伙子”，——人们都这样称呼他。

他是一个多么会出主意的人，他能多么迅速地适应环境！甚至在做一些枯燥无味的事的时候，他也能想出办法来。有一次学校开展收集废纸的活动。其他年级的同学们长时间地挨门挨户去收集，仍然完不成承担的任务。格里什卡则领他的朋友们到邻近的小区去，那里有一所房子要大修，住户们正准备搬迁。不到半个小时，旧报纸、杂志、破书已经在校园里堆成一座小山了。

有一次班里准备做一次很难的听写，平行班里半数以上的学生都不及格，格里什卡则显示了他的机灵劲。他想起了以前看过的楚科夫斯基关于中学生的书中有一个绳子的故事。这篇故事的主人公决定在听写时帮助那些不会用逗号和其它标点符号的朋友们。他把绳子系在自己脚上连到朋友们的脚上。要点逗号——扯一下，破折号——扯两下等等。但是他写得慢，因而朋友们收到信号都不是时候。一个自作聪明的人居然把标点符号点到了词的中央。这一套把戏完全失败了。

格里什卡吸取了他的先驱者失败的教训。他对班上的优等生、学习上的第一把手说：“一个句子在念第一遍的时候，

你就听，当第二遍慢速度重复时，你就扯！”放学以后，他们留在教室里进行预演。不易觉察的细而结实的“联络线”从学习第一把手的脚上通到了他的邻座。联络不间断地进行。格里什卡生平第一次听写得五分。但是他最满意的还是愚弄了那个可恨的女教师。

是的，学校里人们是喜欢他的。而在少先队夏令营里情况就不同了。他去夏令营很高兴，因为他喜欢生活中有变化。起初一切都非常好，他很快和小伙伴们结识了，而且大家也都喜欢他。不论他到什么地方——在游艺室，在运动场，在散步时，一开始到处都有一帮男孩子围着他转。但是围着他转的人渐渐地少起来了。格里什卡不知为什么引起了孩子们暗中的忿怒。“干嘛发号施令？”——一个人反唇相讥。

“干嘛要麻烦人？”——另一个人抛开了他。“别多管闲事！”——第三个人生气了。

一个孩子生日那天没有人来祝贺。他闷闷不乐地坐在一边，虽然已经没什么可等的了，他还是等着，而且，他显然尽力躲着大家，想让别人不要注意他。格里什卡有点可怜他，吵吵嚷嚷地向他奔去，拉他到别的地方去玩。那个孩子不喜欢这样。这个平时很文静的小男孩出乎意外地和格里什卡打起来了……有一次操场上有两个孩子在打架，格里什卡过去使劲拉架。结果双方都打他。

在夏令营第一期快结束的时候，格里什卡的上空布满了乌云。他从四面八方听到对他的不满：“干嘛出馊主意？”于是他拒绝留下来参加第二期夏令营活动。

父亲是个大忙人，老是累得“筋疲力尽”，格里什卡几乎见不到他，也已经习惯了。父亲在格里什卡最近过生日那

天也看清了情势：说，“格里申卡，你和你妈一样，每天让你呆二十四个小时简直太难了。你们太热情过度了！”

他和母亲确实十分相象。两个人都是爱吵爱闹和充满热情的。格里什卡什么没有迷恋过呀！他集过邮（“邮票到现在还放着呢，不记得放在哪儿了！”），收集过各种证章（把收集到的证章送给一个男同学了）。他参加过拳击训练班，后来学柔道，接着又决定改学赤手自卫术。他装配过无线电收音机（一个也没有装配好），照过相（一个夏天照了许多相，但洗印相片很快就腻烦了），参加过航模小组的活动（一个飞机模型也没做成功）。他甚至当过动物园里的少年自然科学研究组组长，还参加了少年宫的历史研究小组。一切都使他感到兴趣，他热烈地响应一切，乐意搞起一切，然后热情很快就冷却下来。只有一次，母亲想把他送到儿童舞蹈学校去，他坚决抵制。他不想跳舞。

现在格里什卡认为这些从前的爱好都算不得一回事。而他真正想要的唯一东西就是摩托车。母亲听到了他的理想后说：“除非我死了你才可以骑摩托车！”他不和母亲争论，因为反正还得等几年，不到十八岁是领不到驾驶执照的。但是他的沉默使她感到害怕。因此，从那个时候起格里什卡觉得他母亲怀着敌意和害怕的心情看着所有驶过的摩托车，他自己则怀着渴望的心情看着摩托车。需要多大的力量才能使他看到放着的摩托车而忍住不骑上飞驰呀！至于摩托车的构造原理，格里什卡早就了解了。

格里什卡从十二、三岁起和家里开始有矛盾。他和母亲、奶奶交锋了。为什么她们象看待小孩子那样看待他？为什么她们要讨厌地干涉他的事？为什么她们要监视一切？

为什么她们要控制一切？她们要求格里什卡每天晚八点以前回家，他坚决抵制。他故意玩到十点十一点，虽然他的朋友们到这个时候都已经各自回家，他在街上没事可干了。

然而他不能一个人呆着。他最后和一些大孩子交上了朋友。格里什卡在选择朋友方面一向不谨慎。后果是可悲点——不做功课，旷课，得到无数之多的两分。

街上的新朋友拉他参加赌博。格里什卡是个急性子，在狂赌中克制不住自己，在狡猾而富于心计的伙伴们的教唆下，不知不觉地输掉了六十个卢布。哪儿来这么些钱呢？可是人家不让他捞本还威胁他说，要是他不给钱，就要他好看。格里什卡预感到，他们的威胁不是空话。他的新朋友中有的人时而进劳教所，时而住工读学校。他们谈自己的经历时说的，叫人听了都胆战心惊。

一位爱说俏皮话的法国人把学生旷课称为“犯罪的初级学校”。谁要是踏上了这条摇摆的道路，还没有顾得上看看清楚，就会滑到泥塘里难以自拔，有时没有外力帮助不能摆脱出来。格里什卡的情况就是这样，闲逛到深夜——没有学会功课——逃学——到街上去瞎逛——同坏孩子交上了朋友。他打牌输了钱——没钱还帐——偷东西……

格里什卡从家里拿走了一本价钱很贵的书——精装本《三剑客》。他认为这根本不算偷，因为这本书以前明确过是送给他的！他把这本书还了赌帐。而且很长时间饿着肚子上学去，所有给他的早点钱，都用来还赌帐了。家里很快就发现少了一些书，后来认定是有人借了书没还回来。

在十四、五岁时格里什卡似乎一下子就长大了，变成了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他长得结实，营养充足，脸上现出健康

的红润，只是在身高方面不如他的那些又高又瘦的同龄人。他自己笑他们：“象温床培养的黄瓜那样细长，有什么用！”而在内心里则幻想哪怕长到一米八五也好，虽然暂时还不到一米七。但是他没有失去希望，因为他听说一直到二十岁都可以长个儿。

那年春天他产生了强烈的追求少女的欲望。其实，少女一直使他激动不安。从他记事起，他和少女们在一起就不能平静。他追随不舍，拉拉扯扯，在她们面前“表现自己”。但从前这是在少女们自己出现在他眼前的情况下偶尔发生的，而现在他老是想去找她们。他爱上了一个同年级女生——漂亮的、沉静的、严厉的姑娘。她的性格和格里什卡完全相反。对于他的调情，她马上给予坚决的、甚至是蔑视性的回击。格里什卡也就不再喜欢她了。他钟情于另一个同年级女生——一个快活的、好高声大笑的姑娘。他和她一起逛马路到深夜。有一次一直玩到开桥^①的时候，他们回到家里已经快天亮了。在这以后她的父母严格禁止她和格里什卡交朋友。而他仍然从家里溜出去……

在九年级，刚一开学就闹得天翻地覆，在第一次共青团的会议上格里什卡因为功课不及格和旷课遭到了严厉的批评。他大发脾气，对同志们说了许多粗暴的话，骂大家是投机分子和马屁鬼……吵得一塌糊涂。有人甚至提议开除格里什卡出共青团。

于是格里什卡决定再也不去上学了。他对家里什么也没有说。他变得阴沉沉的，和谁都顶嘴。他有一次出去散步，一个小伙子也和学校和家里闹翻了，他建议格里什卡到他家

^① 列宁格勒有的大桥是可开可合的，深夜，把桥拉开，使船只能通行。

的别墅去住。这个主意——“不作声地走开一段时间，散散心，忘记不愉快的事”——很合格里什卡的心意。别墅空着，那个小伙子的父母秋天是不到别墅去住的。就在这一天又找到了第三个愿意去别墅的人。他们从家里拿了钱（“偷”字格里什卡自己是忌讳说的），食物，磁带录音机，吉他。在路上买了葡萄酒。

在别墅里他们感到逍遥自在。他们喝酒，放录音——总之，“痛快地玩”……但是到第二天，这一切都腻烦了。晚上他们到当地的俱乐部去。当然，他们已经喝得烂醉了。所以，他们和人打了架。

后来发生的一切在记忆中断断续续，不清楚了。鼻子打破了，流着血。衬衣撕破了。裤子上沾满了污泥。如果稍微努力，很可能想得起来当时的具体过程，但是不想回忆它。

第二天民警局把肮脏的穿着破烂衣服的他交给他父母领回去。一个中年民警对他父母说：“你们带他去看看医生吧。他好象有点不正常，在地上打滚，用脑袋撞墙！”

我和格里什卡谈了话。谈话进行得轻松自由。他简单而坦率地谈了自己的情况，他有时激动，有时难受，他的情绪感染了我。我听着他讲，似乎自己也参与了这些事件。他有时也夸几句口，但很有分寸，当人们客气地纠正他时，他毫不见怪也不坚持己见。他毫不拘束地微笑着，若无其事地改正自己的错误。

他在谈到别墅俱乐部里打架时说：“和我们打架的有二十来个人”，他看到我的怀疑的冷笑，就改口了，“嗯，也可能不是二十个，而是十个人……也可能，还要少，我没有数！”

可是为什么说“和我们打架”呢？要知道他的朋友实际上并没有参与打架。

他犹豫不决地说：“稍微参加一些，不过反正他们是站在我一边的！”

甚至是他生活中最难受最不愉快的情况他也没有隐瞒。他自己想不起来说这些事，但是如果问他，他就没有什么不好意思地叙述起来。

原来他对自己相当了解。不是了解他自己的整个性格，而是了解自己的许多特点。

是的，他喜欢独立自主，喜欢指挥别人而不能忍受别人指挥他。是的，他没有耐心苦干的精神，开始做事热情很高，但常常是虎头蛇尾。不，他不认为自己是意志薄弱的人。只是他起初觉得很有趣的事，可能很快就使他厌烦了。是的，他不能忍受琐碎的监督、训诫和教训、各种各样的说教，他总觉得这些都是特别令人厌烦的。他也承认他不大喜欢一成不变的、每个细节都规定好了的规章制度。当然，一般说来某种制度是需要的，但所有这些规定和作息时间表妨碍生活……

格里什卡老早就觉察到他不能忍受孤独。他需要伙伴，朋友，很多的朋友。愈多愈好。那样多快活！什么？爱好冒险行为？他喜欢惊险情节，但是冒险行为？！赌博和到别墅去住？嗯，如果这就叫冒险行为，那也许……

格里什卡对自己行为的认识就到此为止了。他没有认识到，他多么容易超越允许和禁止之间的界限，在选择朋友上他多么不谨慎，他一时鬼迷心窍，干了坏事。在他倒霉的时候受到压力，格里什卡决心承认错误并真诚地想改正，但很